



# 蜀葵

□权莹

时至今日,我早已说不清那片蜀葵花田的具体样貌。只能循着记忆的痕迹,在散发着丝绵和机械轴承特有的锈味的旧厂区去寻找她。她最终着落在厂区宿舍院无人打理的荒地上,冬日是一片枯槁,春末夏初时被一阵忽如其来的雷雨或一场猝不及防的台风唤醒,在黄泥蛛网遍布的阴仄之地开成一片花田。那时我还不知道这种一人多高、茎秆略细、杆头叠列一串硕大花头的植物叫做蜀葵,只是随着母亲和祖母的习惯,将她唤作“光光花”。

我那时还是流着鼻涕的幼儿园小朋友,被霸占着光光花田的小学生们嫌弃、排挤,他们怎么也不肯带和他们一起玩横穿和纵贯花田的探险游戏。我那时对这种年龄歧视一无所知,只一味认为,阻碍我融入大孩子团体的最主要原因是,奶奶总是在我身边,只要我生出哪怕那么一点蠢蠢欲动的心思,她总是第一时间拉住我。我跟妈妈抱怨,希望去花田里奔跑,妈妈当时正被“三班倒”折磨得很是疲惫,只搪塞一句“你长大上了小学就可以。”转头就要对祖母叮嘱一句“看紧了,别让她去”。我那寡言少语的祖母,就只会用力点点头。

我实在无法抗拒盛开在家门口的这片艳丽花园。一整个夏天,我没事儿就拉着奶奶的手逡巡在花田外围,张扬着我那颗想步入花田深处看看的蠢蠢欲动的心情,生平第一次被求而不得的急迫折磨得内心惆怅。

“奶奶,光光花。”我只能由奶奶牵着手,走到花田边上,抬头望着一人多高的花枝,再求着奶奶摘下两三朵,递到我的手上。她们之中,有的花瓣由红转淡,就像这老国营厂子里女工的嘴,一不小心,就把口红涂到了唇外面。相比之下,我更喜欢那些没有渐变的大红大紫,那种不折不扣、不染杂糅的红与紫,生出一种泾渭分明、各自为王的美感。但那时,我还只懂得,把那硕大的花瓣逐一拆解下来,放在雨水积累的小片水洼子里,引来蝌蚪攒动、引来蝌蚪汲汲。

母亲越来越不喜欢我去那片花田,因为不知从何时起,那

片花田生出了很多古怪的传闻,比如说,孩子们不能去玩,去了的孩子都生了病,全身长出像是刺一样的疙瘩来;又有人说,有喝醉的男人看见一群刺猬,围成一个圈,背上还燃着鬼火,一个又大又肥的母刺猬口中念念有词,喊着“还我女儿,还我女儿”。

我和祖母大抵知道这传闻因何而起。那一天,我和奶奶又去花田边上消磨时间,看见那群霸占着花田的小学生们正在追打一只小刺猬。初时小刺猬还能挣扎着跑上几步,没多久就被小孩子们用树枝掀翻在地,露出粉白的肚皮。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刺猬的叫声,听上去并没有它满身尖刺一般犀利,而是绵软的,带着警告和绝望的细弱声响。“奶奶,小刺猬是在叫妈妈么?”我问奶奶。奶奶并没有回答我,她只是牵紧了我的手,用从来没有过的口吻对着那群半大孩子喊“你们放开它,别伤害它!”可奶奶的呵斥没有起到任何作用,小孩子们非但没有放过这只可怜的幼兽,还开始向奶奶和我扔石子。更有一颗打中奶奶的额头,奶奶疼得“嘶”了一声,将我护在她的臂弯里,一路小跑。

跑了许久,天都暗了下来,奶奶抱着我坐在路灯下面等妈妈下晚班一起回家。她额头上有石子打肿的包,我额头上有蚊子咬的包,我们两个相视一笑。“奶奶,那只小刺猬后来怎么样了。”奶奶一边摇着手心里的扇子替我赶走蚊虫,一边回答,“刺猬妈妈把它带回家。”除此以外,便是沉默。我坐在奶奶的大腿上,埋头在她怀里。当年,我总不喜欢她身上的油烟和汗臭,也不喜欢她给我吞食她咀嚼过的油果子的味道,而今日想来,那些味道不过是一粒一粒人间尘烟,聚与散都格外敦厚。

后来,在我上小学前,母亲调动了工作,我们要搬去城里。母亲终于与那份“三班倒”工作告辞,我也要与光光花田作别。妈妈对于离开这个环境没有表现出丝毫喜悦,后来我才得知,那时这间国营工厂效益很好,计工计件,收入颇丰。但她仍为了我,放弃了铁饭碗,选择去城里。我那时不懂这些,唯一只对那片光光花田十分不舍,只为我再不能和奶奶牵着手去摘那些各色的花朵而惆怅,只为我再无法用嘴巴去吮那花朵基座上甜甜的蜜而落泪。

我终于来到了父亲上班的城市,成了一名小学生。上世纪80年代的城市才刚刚开始有了些人气,并没有比厂区繁荣多少,也有大片尚待开发的荒地,也有成片的光光花,有些甚至生长在坟地里。这时祖母返乡了,再没有人肯护着我一起去看花,我只能

那个成为小学生的夏天之尾,用手指去剥落光光花儿用一个花期孕育的实房,将那黑色的一片小种子抖落在地,任由花田里孳生的小动物们将它们带往各地,滋生出下一片花田。

只是有一次,学校里要迎接一个检查,说让每个学生带一盆绿植去学校,那时父母工作忙,哪里能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绿植。父亲就打起了光光花的主意。他将一整颗从附近荒地上挖来的光光花种在盆里,让我带去了学校。

教室里,同学们正兴致勃勃地相互分享从家里带去的盆栽,看到我的光光花,都哄笑起来。“老师你快看,这不是光光花吗?”班主任闻声过来,摆手让大家停止哄笑。看我低头不语,班主任指着花问道:“大家看看,这花好看吗?”我鼓足勇气,抬起头仔细看了看花盆里的光光花。不得不说,这花虽然常见,但那硕大的花头,浓艳一抹赤红,挺拔玉立的身形,确实在一众绿植里分外耀眼夺目。“好看!”同学们纷纷说道。老师继续说:“光光花是她另一个名字,她比较正式的名字叫做蜀葵。”“蜀葵”,原来她叫蜀葵。教室里开始此起彼伏地重复这个名字。老师继续说道:“大家可能不知道吧,蜀葵能治疗烧伤、烫伤,是一味十分有用的中药呢!”原来她这样有用!班主任的话让我自信起来,也随着同学们赞叹起来。

后来,活动结束后,我和爸爸并没有丢弃那棵蜀葵,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她养在阳台上,那红艳之花竟在我家又开了许久,只是花落后,没能结出鼓鼓囊囊的实房来。

去年,我有机会去那个企业观摩。它历时四十年风云变幻,早已从国营改为股份制,完全改头换面,成了市里有名的纳税大户。我在规划良好的厂区里四处观望,目之所及都是错落有致的绿化带里被修剪得整齐如一的海棠与月季,再也看不见那在我童稚的双眼里遮天蔽日的蜀葵花田,也不见了那一排排低矮的平房宿舍,更不见了那些曾经和我母亲一样,游离在厂区内,或成群结队、或形单影只一脸疲惫的女工们。也许她们就像我的母亲一样,人生各有不同境遇。后来参观厂史的时候,在一张老照片里隐约看见了那片蜀葵花田,照片主角是一排女工们,下面一行小字,写着“198x年,第三十二车间被评为先进车间留念。”黑白照片上看不出女工们的衣着颜色,看不出是否涂了口红,却遮不住她们的青春灵动。我唯独多看了她们身后的蜀葵花田一眼,因我知道它们从来不是这硕大的工厂的主角,但作为背景,作为最不起眼的荒凉一隅,一直为我魂牵梦系。

## 清平乐·夏日

□程连华

夏日酷暑,难觅清凉处。  
荷叶轻摇莲花舞,缕缕馨香如故。

花草铺满园区,声声蝉曲徐徐。  
莫若闲亭静读,蛙鸣伴着诗书。

## 晌午,在田间拔草的母亲

□春风

太阳照着雨后的庄稼  
大地像一个蒸笼  
玉米齐刷刷的,没过了母亲的腰

晌午,母亲在这玉米田里拔草

蹲下,弯腰,站会儿  
让沾满泥土的手抹一下汗水

让偶尔走过的微风掠过脸庞

这庄稼的浓郁覆盖了母亲骨骼的疼痛

这风调雨顺的季节把母亲的期待点燃

艰难的日子里  
母亲艰难地爱着我们,更是深情地爱着这庄稼

庄稼是我们的依靠  
望得见的地头,看得见的日子

每一次弯腰下去,就甩出去一大把野草

让这土地如释重负,给我们一个秋天

汗水浸透了母亲的后背  
没有一朵云为母亲遮荫  
没有一只鸟儿从母亲的头顶飞过

晌午,在田间拔草的是我的母亲

